

走错包厢还动手打人

4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起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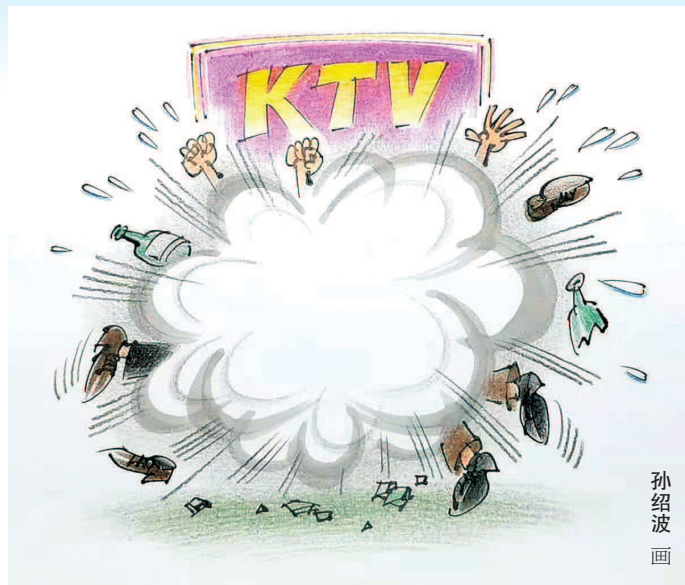
本报讯 (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傅杰) KTV内环境昏暗,每个包厢都非常相似,特别是喝醉后很容易走错包厢。只是有些人不光是糊涂地走错包厢,还糊涂地与别人动起了手,让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升级到需要法律严惩的刑事案件。

去年9月,杨某约上几名好友一起吃晚饭,觥筹交错之后仍不尽兴,又一起来到奉贤区某KTV唱歌喝酒。因为饮用了大量啤酒,杨某和朋友李某一起出去上了个厕所。上完厕所,他们回到包厢推开门时,突然看到里面的面孔非常陌生,杨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包厢。正当他们准备道歉离开时,包厢内一女子张某出声骂了一句。这一句就像引爆了炸药桶,杨某

突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与张某对骂了起来,还抽了张某一记耳光。包厢内另两名男子冯某、蒋某立即上前与杨某推搡扭打在了一起。

杨某感觉自己人少吃了亏,又回到隔壁包厢把自己的几名朋友全部叫了过来,把冯某、蒋某带到KTV门口,通过拳打、脚踢、砸啤酒瓶等方式进行一番殴打。女子张某见势不妙连忙报了警。民警到场后将几人抓捕归案。

经鉴定,被害人张某、蒋某、冯某等人右小腿、头皮、面部等部位受伤,均构成轻微伤。日前,杨某、李某等4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孙绍波画

大数据时代,购物、出行、住宿,以及在虚拟社区活动都可能用到个人信息,拍照、晒照也是常事,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民法典》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也作了明确规定,让个人信息使用有法可依,以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人信息、随意泄露个人隐私的乱象。

《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并定义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

保护个人隐私,指尖切勿“乱比划”

理。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从法律上定义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不少判例,也为滥用个人信息行为敲响警钟。去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用户起诉抖音、微信读书两起侵犯个人隐私案件,都明确平台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对用户个人信息进

行处理,虽不构成隐私权侵害,但构成对个人权益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数字时代,所有个人信息都具有价值。无限度的信息挖掘、信息滥用、信息侵权行为屡见不鲜。但在信息推送、个性推荐等常见功能中,个人信息似乎又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民法典》对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边界作了厘定——那就是,个人信息利用的主体要合法,理由要正当且必要,处理要有限度,不得滥用。

同时,上海一中院审理的一起网络侵害隐私权案件则表明,未经

权利人同意公开,在微信朋友圈公开他人的隐私构成侵权。一对昔日恩爱情侣缘尽反目,男友陈某在微信朋友圈辱骂女友小王(化名),并将双方的性隐私向其亲友宣扬。小王受此刺激,精神一度濒临崩溃,遂将陈某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而性隐私是自然人最核心的隐私权之一。陈某的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小王的羞耻感、自尊心,且对小王的未来生活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和损害,遂判决陈某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3000元。

此外,福建永定法院判决了一

名当事人将法律文书发到微信朋友圈,并配以侮辱性语言侵害当事人名誉的案件。小华(化名)与小赖(化名)因货款结算产生争议,小赖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并履行完毕。小赖收到民事调解书后,将调解书发到当地有数百名成员的微信群里,并配发侮辱性文字。小华遂将小赖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赖发到群里的调解书中有小华的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等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属个人隐私信息,受法律保护。小赖的行为,泄露了他人的个人信息,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一定影响。法院判决小赖在微信群内删去该调解书,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并对小华赔礼道歉,支付小华因诉讼花去的律师费5000元。

阮忠良 姚丽萍

【以案说法】

买经适房不影响公房同住人身份

征收故事

杜先生父母留下的公房被征收了。因协商征收补偿款分割不成,杜先生的弟弟杜某把杜先生一家告上了法院,但判决结果让杜某大失所望。

杜先生和杜某为同胞兄弟。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老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承租人为杜先生的父亲。1969年杜先生作为上海知青去了江苏大丰农村插队落户,在江苏和李女士结婚,生有一子小杜。1985年6月,小杜按照知青子女回沪政策将户口从江苏迁入系争房屋。1991年2月,杜先生夫妇的户口从江苏迁入系争房屋,之后杜先生一家三口在系争房屋居住。2014年杜先生一家在本市申请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后搬离系争房屋。1981年杜某和王女士结婚,次年生有一女。1984年杜某在其工作单位分得一套使用面积为32.8平方米的福利公房,房屋受配人为其一家三口。1996年3月,杜某的户口迁回系争房屋,2003年杜某将该房屋购买成产权房,产权登记在其女儿名下。2005年杜某夫妇在本市他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产权登记在王女士名下。2013年杜某和王女士协议离婚,离婚时杜某放弃了其拥有的房产份额。2014年杜先生一家搬出系争房屋后,杜某搬入系争房屋居住,

直至房屋征收。

2020年10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10月16日,杜先生和杜某代表该户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户选择了货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526万余元。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杜某和杜先生一家共四个人的户口。在协商分配时,杜某认为杜先生一家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已经解决了房屋居住问题,不应再享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杜某认为自己已离婚且本市无房可居,迫切需要房屋动迁款解决居住问题。杜先生考虑到弟弟杜某的实际情况愿意作些让步,但杜某坚持要得到350万元,再也不肯让步。协商无果后杜某一纸诉状把杜先生一家告上了法院。

杜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屋全部征收补偿款应归属于被告杜先生一家所有。首先,杜某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其无权参与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杜某曾在本市享受过福利分房,且所受配公房的面积完全达到当年的住房解困标准,根据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重复享受公房福利。杜某离婚时自愿放弃其名下拥有的房产份额,是其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分,该处分行为并不影响杜某已经享受过福利分房的性质。其在系争房屋的实际居住行为不构成分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法定理

由。其次,杜先生一家三口应被认定为房屋同住人。杜某一家三口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均是政策性迁入,且一家三口自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长期实际居住。虽然购房后搬出系争房屋,但这不影响房屋同住人身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本市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不视为福利分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是国家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一项特殊政策,经济适用房虽然有政府部分出资的福利性质,但政府出资比例不超过二分之一,因此该房屋不属于公房同住人认定中的“他处有房”,不影响公房同住人身份。

后杜先生一家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庭采纳了我方的代理意见,最终判决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三被告所有。这是一个原告杜某事先没有预料到且无法接受的结果。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 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下午6点)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宝华大厦1606室(轨交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动迁问答

市民求助:

曹先生夫妇在上海中心城区有一套公有住房,他是承租权人。该房系上世纪90年代初其岳父母居住的单位公房增配取得,原始受配人为曹先生夫妇。后来,曹先生夫妇手头宽裕,就自己买了商品房,搬出去居住。当时,恰好曹先生的岳母有一侄女,尚未成年,系外地已回沪的知青子女。为就近上学方便,便请托岳母说服曹先生夫妇,希望能让他们答应把小姑娘的户口从爷爷奶奶家迁入曹先生的上述公房,同时其父母还给曹先生夫妇写了一份承诺书,保证一旦完成学业户口立即迁走,如果该房屋遇到动迁,小姑娘及其父母均不得对此提出任何要求。曹先生碍于情面,就勉强答应把小姑娘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并在自己搬出公房后,顺便帮忙把涉案房屋留给小姑娘及其后来陆续退休回沪的父母共同居住。没想到小姑娘大学毕业直至后来结婚成家,仍拒不迁出户口,后面的十几年里,其父母也一直住在涉案房屋内。

2019年3月,上述房屋所在地块被纳入征收改造范围,曹先生作为承租人代表该户和拆迁单位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项共计人民币380余万元。小姑娘主动找到曹先生说,自己的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后一直未动,有权分得三分之一补偿款。否则,她将向法院起诉,并要求查封冻结补偿款。这下可吓坏了曹先生,自己的岳母早已去世,没人能站出来主持公道,现在听凭小姑娘及其父母狮子大开口。尽管曹先生想补偿小姑娘50万元了事,但对方却不接受,仍旧一

好心借住反被争夺动迁款

纸诉状把曹先生夫妇告到了法院。

律师帮忙:

收到传票的曹先生夫妇,只能通过寻找律师帮助。在了解具体案情后,我们律师给他提出如下分析意见:本案小姑娘肯定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利益。首先,从涉案房屋来源看,曹先生夫妇是房屋的原始受配人。原告是后来户口迁入,其对涉案房屋的取得无任何贡献。其次,原告并非知青子女回沪直接落户,而是户口由本市他处迁入,系非政策性落户。再次,原告和被告并非亲属关系,双方不存在抚养、扶助等关系,换言之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户口迁入、提供住房等法定义务,被告向原告所提供的条件和便利纯属帮助性质。另外,原告户口迁入时,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已向被告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原告一旦完成学业户口即迁出,且不对动迁提无理要求,现在原告背弃承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况且现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是针对房屋本身的补偿,原告户口虽在,但其取得动迁利益无法律和政策依据。

曹先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积极应诉,法庭上力陈原告不能取得征收补偿利益的诸多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虽然原告及其代理人竭力说明原告的户口和居住情况,以图证明原告是公房同住人,但是案件的结果与律师之前的分析和预测完全一致。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并非涉案公房同住人,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创导律师事务所
(23101200110613587)
宋博 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预约电话:021-61439858
地址:徐汇区淮海西路55号申通信息广场22楼D座(轨交10号线、11号线交通大学站4号口出来即到)